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吉水 鄒元標 著

婁東 吳偉業

長洲 楊廷樞 仝較

武塘 吳祖錫

平湖 沈中柱

候官 林銓評 閱

懇垂念貞勞臣工疏

左都御史

臣讀書至九經章敬大臣卽繼之曰體羣臣

第...
曰體者、血脉心志、罔不相通之謂、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者、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斑斑可考、頃者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首舉爲百僚勸、然敷政外、臣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撐貴陽數月矣、此兩三月不聞消息、

一語摹寫
苦境極神

臣憂心如擣。平越兵敗。不知誰爲接濟。張我
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
撫李標。督學劉玄錫之三人者。如槁葉之禦
衝風。一出入息。苦如年矣。憶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即陞都御
史。浙竟賴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城。無他慮。即
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玄錫在兩司中。孤掌獨指。如
蜀中之戴燥。周著。萬編等。同孤城。似當從優

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明君之行賞也。暖如時雨。故人歡極。力而樂盡情。雖所以厚諸臣。亦所以衛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義。其旣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諸臣中間有遲回者。亦入之情。不然。陟屺陟岵之章。鞅掌偃仰安處之詠。詩備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謂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算二差。

事平仍舊。無論事體不比中原十之一。即道
路嵐氛。見者心驚。亦鼓舞人情之一道也。臺
臣賢有志操。近日梁之棟。先年拏獲劉保。此
真奇功。彼不自以爲功。今馳驅於長庸山海
多事之時。亦當算二差。彼不自以爲勞。臣閱
其報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賢者無所用勸。臣心
豈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籲天叩誠之
至。

第...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叙的即
與錄叙其李樵史永安劉錫玄萬編等見在
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勸雲貴及山海關按
差准算兩差候事平炤舊梁之棟依議優叙
本內劉錫玄誤寫玄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正臺規以一法守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廿二日接御史安伸揭爲世局多變公道不明謹投劾乞罷以避奸人之雄事臣等讀之不勝駭異伸蓋爲議差一事忝本院經歷何顯宗似得而有志于其間也臺規雖每差一新一舊所從來久遠至督學一差新者不推而舊者又多採望不盡依次序誠重之也今南直學差已出又突出貴州一差舊資御史見在止張慎言安伸二員正在

擬議間安伸忽有此疏若恐貴差及已兵戈
倥惚故不暇點簡重叅顯宗耳而不知擬議
者尚有河南道主張者尚有臣等豈顯宗可
得而私註安伸此舉闔衙門皆不韙之臣因
查二臣于二差未出時各有請告病呈懇乞
聖恩亮安伸倉皇上疏語不擇音寬其罪戾准
令告病併許臣等于張慎言一體具疏請告
至督學貴州二差容臣等酌議上請蓋學差
取望例與吏禮二部會同具題而貴州用兵

之時、且夕不可無憲臣彈壓之、安伸方寸已
亂、病非假託、似難強之使任、若經歷何顯宗、
清恬無私、雅有執持、仍令炤舊供職、不得避
嫌誤事、庶臺規明而法守一、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一
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爲辭旣不能
忠何以言孝還從重叅看來說何顯宗着炤

舊供職

恭處道臣以肅法紀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二十三日有正臺規以一法守
一疏二十七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官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
一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爲辭既不
能忘何以言孝還從重恭看來說何顯宗着
炤舊供職欽此臣等不勝愧汗始臣等豈不
能嚴爲恭究念臣等老馬識途視彼少年任
性咆哮目中無人者蓋矜其少不更事不屑

與之計。俟其悔而知改也。臣等嘗誦易以坤
爲臣道。而象之牝馬。牝馬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志順也。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艱難險
阻。惟上之命。一新一舊。臺規昭然。無容移易。
今以未定註之差。而先爲叫閤之辭。是與上
衡命也。法之所不載也。安伸曾爲令矣。亦奉
命巡一方矣。其得于磨礱砥礪歲月者。當閱
歷有素。德性自定。凡事之至也。內度諸心。外
度諸人。而後遜以出之。故能上下和順。發而

中飾。今舊臺臣止張慎言安伸二人。新資諸臣。不擬學差。舊資學臣不論次序。在當事者擇而用之。慎言兩月前定議學差。衆皆聞之。再有學差。亦次及伸。忽然而有貴州之報。伸既苦病。驚心家報。卽臣等已題。積誠告之。

陛下。陛下未必不哀其情而聽允矣。忽然一疏。以經歷何顯宗爲辭。疏內語多自叙。非言臣體。是未渡而先憂滅頂。未車而先憂敗駕。視河南掌道。與臣三堂官爲何如人。理之所不

載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志惇也。何顯宗以才與品。亦自不薄。始因其病。奉堂官命留之。意有所用之。非口蜜也。既忽然而有貴州之報。除伸別無舊者。既不能遲遲數月。待學差之至。不得不需次而用。以濟黔邦之急。腹無劍也。而以紊序聳外人之聽。榆巷婚姻。妄自菲薄。亦情之所不載也。且引遼差紊序爲言。外人不知。安伸在臺當知之。方震孺有無滿可報。關差當裁一疏。冢臣張問達在朝房。及

諸臺臣在後堂。共議是差當裁。臣又有疏言
山海一差可裁。故山西蘇松二差。掌道李養
志爲政。遂註二臣。今特可言註之太早。未可
言其紊序也。安伸偉男子。臣等望之可以勵
勩世途。今此一舉也。蓋自待甚薄。非臣等所
以期勉之意矣。叅炤得河南道御史安伸。虛
抱濟川之才。漫無擊楫之志。欲見機而思引
乃先發以制人。旣拂輿情。又傷雅道。

陛下或以其避難妄動而重懲之也。惟命。或念

其未聞貴州差出。旬日前有告病之呈。而稍寬之也。亦惟命。臣等未敢擅便。敬直陳以請。臣等又有請焉。

神宗朝差浮于人。故時多遷就。今二年間。奉旨行取者屢矣。人浮于差。

神宗朝東南無警。聞命者恬然而往。今一聞山海貴州差。如驅之死地。無病而飾詞稱病。親健也。而駕言親病。此可以觀世。亦可以觀變。陛下所謂未盡忠。安足盡孝。其所以激懦臣頑。

臣者。如天日之炤臨。諸臣亦當痛思天語。力
返前轍。倘有難差。即告病告歸。臣等以死守
法。義不與易。惟

陛下堅持。如金如石。臣等遵而行之。庶幾法紀
整肅。人心震懾。不然。豈惟兩關貴州。今日如
雲南楊春茂留滇不得來。羅汝元驅車不得
入。後如四川。如廣西。人人思避。借經歷司爲
射的。以辱掌道。以侵堂官。以壞憲體。再無定
期。國有危難。誰與匡扶。臣等無能爲

知忠介公奏疏
卷之七
陸下守三尺亦爲虛位。此當爲社稷。非爲一人私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叅劾安伸允協紀法如不重處後來何以用人但念先有病呈姑降一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陳腐見以備廷議疏

左都御史

頃兵部奉旨着廷臣集議大虜撫賞金錢難辦時迫費劇謀貴僉同欲臣等集議然有事中之議有局外之議臣局外也即言恐未悉當事苦心然不敢不盡其愚慮當事見奴酋強盛不得不借西虜護我藩籬此亦萬不得已救燃眉之計知不以是爲長策也語云量其所入度其所出自遼發難來添設加派今天下處處蹙額家家罄洗至不逞之徒思與

西虜缺賞
起於輕許
是大病根
惜哉當事
者之不能
新絕也

爲亂。檄而激四方者矣。日疏減加派者十而
九。謂當事不肯即允。不知當事憂民與衆同
情。蓋亦不得已無奈之何。今四川湖廣雲南
貴州山東。即不減。勢所不能。此外所入。又不
知幾何。前五省且軍興不貲矣。今以西虜加
餉百萬。一年勉應。年復一年。借各名色。彼一
任事也。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此一任事
也。又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即鄧林不能
供野火。不必東虜。至先自困矣。今宜以

陛下不允多賞。且講且議。若與若吝。或得居間者。調劑其間。減得十萬。是十萬。二十萬。是二十萬。此所謂度其所出。而當急圖者也。至于嚴與之約。亦在今年。曰。明年以廣寧還我。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或能驅奴酋隻馬不來。不住廣寧。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庶可杜將來。此一稍遷就。彼如食蔗。我如刮髓。髓盡人亡。何必虜至。昔有一富翁。慮盜之至也。日夜賃壯士數百守之。其家日漸空虛。有教者曰。

爾以質壯士之費。高其垣墉。嚴其關鍵。彼盜不得來。富戶不聽。久之。賊卽至。富戶若洗。今之勢。何以異此。願吾黨深心爲千萬年計之。如薊遼山海。卽二虜卒來。我可無恐。始足以壯國長城。不然。苟且目前。貽禍來茲。後人責備。其何已時。卽榮名蓋棺。憂方大耳。若山海外城。倘著實堅固。無浪費。無屑越。一勞永逸。此不必惜。至于一次行邊。動輒加賞數十萬。今之兵非不多。以不練。坐而食餉。似以貽給。

大言弔詭者偏得高爵卒于無奇可見安得起公一正其罪

兒兒欲飴無已時其何能給至于無行之徒方困窮閭里大言弔詭不知者以爲淮陰復出即驟得高爵旣得高爵復請餉數十萬年復一年其奇只堪笑詫此今日一大病痛今願帷幄長子無聽遊談爲市井所潤寧功而後用無試而罔功也又登萊天津通州三巡撫亦當詳議登萊天津奴必不捨所長就所短登萊付之東撫每年風順時駐三月如防海側天津一道臣足矣天津宜付之保定巡

當時此議
似亦可依
今則無及
矣

撫以三處費併在薊遼山海永平作一大省
會京城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請

陛下付廷臣虛心酌之至于喪心無良之徒借
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而落錢肥家人人知
之國無嚴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子孫寧能
消受犬豕寧食其餘乎臣身在事外憂深計
遠不妨過嚴督臣身在事中隨機應變不妨
仔肩在當事者備千慮之一得云爾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

會議覆奏疏

左都御史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河南道御史楊新期、奏
爲入秋陰雨連綿等事、奉

聖旨覽秦經撫旣已正罪、着法司會議覆奏、欽
此、臣等欽奉嚴旨、愚蒙皇懼、不知所以爲報
也、中夜籌思、得無以奸細之說、墮聖懷乎、夫
奸細自舊年失遼後、何日不報、何地蔑有、除
劉保真正外、若滅若沒、臣等不能無疑、此所
以日夜腸九迴矣、經撫之罪旣正、臣等聞其

在縲絏中、與死爲隣、此何足以厲聖怒、臣等
又思我

神宗朝、非無雷霆之怒、然納臣下一言、置之若
忘、海涵淵度、匪夷所思、我

陛下天縱聖神、寶極方登、草木翹首之物、無不
沐其化育、矧震器發祥、螽斯衍慶、方自今始、
通國之人、莫不懽欣鼓舞、而冊立諸祥、駢集
臣等當仰體

陛下仁覆海宇之意、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

如是而已、至於經撫、西虜東夷、聲息正勁、古
來敗將、各有偏長、亦諸臣及臣等一得之愚
也、臣等冒死以請、

天啓二年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覃恩乞實授疏

左都御史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潘濬呈奉本院判送據浙江等道試御史張文熙帥衆曹守勳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鏞劉廷佐等呈前事職等俱以天啓元年行取得厠臺班例得覃恩前已具呈蒙批河南道查議今職同咨吏科給事中章允儒等戶部主事沈立義等俱已

題准改給恩命矣。職等既係同咨事屬一體，雖部見在實授，而所授者元年覃恩之例也，非臺省之規也。查得恩詔一款，兩京文武一品至九品署職試職者，准實授。欽此。科部既以覃恩之例具題，職等乞以覃恩之例實授。況職等各有垂白之親，誰無報本之念。且自有恩詔以來，絲毫未被。今科部既經均沾，而臺班應不獨靳等因。又據候補御史霍鏌、胡良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

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呈。又據後考候補御史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等呈。又據南京浙江等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楊等呈。又據後考南京山西道試御史張錫命、陝西道試御史黃憲、卿呈。俱同前事等因。到院俱蒙批河南道查議。奉此。查看得御史試職一年考實授例也。聖闕豎極

詔書、試職、准實授、異數也、本年新考選御史、見試職、張文熙、帥衆、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慄、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等、候補、霍鋏、胡良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龐尚廉、胡奇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後考、候補、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

璣又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後考張錫命、黃憲卿、先後具呈、欲徼恩實授、并奉新綸、榮馳所生、此自烏烏至情、不能已者、况近年御史徐揚先、馬逢臯、陸獻明等、具有成例可循、至南道試御史呂鵬雲等、相應比炤、張文熙等事例一體、准其實授、但職掌攸關、難以越俎、俟其到任後、聽南京都察院陳請、諸見試職者、合候命下之日、即准實授、候補者、俟補道免其試

職併准實授，以便各改給恩典，庶聖朝雨露一體宏濡，亦所以恤臣私而廣孝治也。等因呈覆到院，據此該臣等議，炤據忠營職，臣子靖共之常分也。隆恩昭勸，朝廷鼓勵之微權也。御史先試職而後實授，載在令甲，罔或越踰。恭遇覃恩，則不以成例拘者，如新考選試御史張文熙、田唯嘉等，盤錯久試，濟濟周楨，供職臺班，習其才品，考選雖在天啓二年，行取實在天啓元年，與恩詔試職，准實授欵，正

相符合、且諸臣先任中行推知等官、俱以考
滿應得舊典、非緣覃慶、沾被新綸、而同選科
臣章允儒等、部臣沈立義等、俱具疏陳情、奉
旨下部、諸臣自難獨後、宜其有同情也、伏乞
皇上仁均一視、將見在試職御史張文熙、帥衆
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
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
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共
二十員、即准實授、其候補御史霍鏌、胡良機

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共二十五員、候填補之日、亦併准實授、各炤新銜陸續改給恩典、至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張錫命、黃憲卿等、例應一體實授、但職掌似難越俎、相應俟其到任後、聽南京都察院代爲陳請、諸

臣頂踵捐糜，仰鴻造沒齒，敢誼以後非遇覃恩，安敢妄覲。臣等亦安敢輕溷宸聽。既經河南道查議前來，相應具疏題請，恭候命下。容臣等行令各官欽遵施行。

續北科六員

蒲秉權 陳良訓 吳弘業 黃承乾

周洪謨 劉懋

候北道四員

李應昇 溫國奇 翟學程 謝奇舉

工部主事張醇儒

車駕員外閔之文 俱奉

聖旨是

救郭中翰疏

左都御史

臣頃覩中書郭萬程一疏。上干聖怒。勒歸田里。臣益頌。

皇上之英斷也。語云。知父莫若子。知君莫若臣。臣子不知君父。是處光天化日之下。而不知天之高。日之朗。惡所稱子臣也者。

陛下自即位以來。日講經筵。孳孳嚮學。章奏批答如流。內帑發數千萬。畱心邊務。屢勅臣工。罔不周悉。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無一不法祖。

語尤妙

敬天勤民是念。萬程誤

陛下以少斷。臣不知其所謂不斷者。何事。夫天下事。與其過而剛斷。無寧過而詳慎。以詳慎爲少斷。則萬程之愚也。大小臣工。濟濟師師。意見稍或不同。酸醜總歸調劑。從前所謂和者。惟求其至當。填箠迭奏。非一無所違戾之謂。誣朝臣以不和。則萬程之過計也。惟是以禮部尚書孫慎行。刑部尚書王紀。則二事不可以人廢言矣。尚書孫慎行。宿學者儒。生平

江河世界
猶知有執
法尚書三
代人心自
見

苦行。項以堅執秦藩事。即令之蕭蕭而去。倏而召倏而歸。似於國體有損。尚書王紀。一生服官。卓犖有聲。屢以言詞過戇。即令之策蹇而出。都門路人指曰。此執法王尚書也。至有泣下者。似於國體大損。夫兩尚書去久矣。臣等豈不能昌言以存國體。顧臣等知。

陛下至仁。反覆輔臣職在匡君。轉圜計日。不敢激聒。今昌言落小臣之口。臣等能無愧心焉。客氏一事。臣曩疏謂。

冷、數語
聲罪之旗
鼓自靈

陛下必不久留客氏蓋灼見

陛下太阿在手必不旁落客氏欲保全富貴必當敬畏但因一客而逐客遍野非所以久處客氏也爲客氏計亦當熟思矣至於秦藩一事

陛下屢詔後先禮臣不肯承當非敢以逆犯隆旨正所以克守家法上守宗約

陛下如篤親親之仁乎宜先遣諸冊使臣以慰各藩之仰至秦藩一事姑徐徐與輔臣詳議

跌得好

或答以手詔曰。諸臣固執。朕亦難允。或優以金帛。以惇同氣。使彼隱然。知朝廷有人。銷越畔之思。而禮臣歡然。知上有仁君。堅守官之節。不然。禮臣再不安其位。于國體亦大有傷矣。諸輔臣在廷。何以爲調燮計也。臣知萬程之愚。茲言亦墮其愚中。臣聞萬程宿願以身欲和。西虜與其勒之歸。遂田園之樂。何如置之山海。爲用虜者一助。臣愚而又且錮矣。臣覩從古工商技藝。各得輸肝以陳。載在史冊。

豈以

仁聖新主。而無一正言拂士。臣昧死惓惓。

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左都御史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

儒者分內
甚大本分
二字體認
得真其用
無窮

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

惟則古昔
譚先王之
壇坫自爲
衆人所礙

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王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頃語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碍此嚶嚶。則古昔譚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逖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竝起。我明

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

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

一片進道
之言

大有氣色

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
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
位極人臣。勲勩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
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
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
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
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
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
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

學畢竟要講

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
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鶯
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
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爲順則
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
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天啓二年九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績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卽以孔孟
提唱得大
關鍵

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
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
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貞駁得例

魏忠介公奏疏

卷五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
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
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
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明目張膽
要講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勅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

又見是應
時急務

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可爲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

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福濟此疏
甚有氣概

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
臣已奉旨諭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
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
爲過矣。二科臣之意猶不在講學。而在于明
歲之考察。恐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卽允厚疏
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爨興互爲勝負。近
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尙書
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

當而以今此計典必立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卽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遂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清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卽或者謂其居山已久。于世

此段堪爲
南皋先生
寫生

亦是譽中之規

真是可服

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悉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遂去元標。則其他之講學。

慷慨而言
非他人可
及者

如此光景
猶清已不
可爲矣

荆忠公奏疏

卷五

三

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
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
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
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
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內傳。頻更稟
擬。至謂宋室禍敗。繇于講學。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
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
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六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皆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拂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爲應天巡撫刻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

器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僞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

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踴躍而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是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大臣眞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青官意見參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叅以岐念迹涉

猜防卿虛衷持衡剖忠劄切足定國是以正
人心鄒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
知道了該部知道

懇賜歸田疏

左都御史

臣先是有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一疏中欲乞歸蒙

陛下不允臣志已決而友人謂臣姑爲遲回以定衆情臣勉出旬餘卽圖陳情迺給事中郭允厚相成之雅至矣中教臣以體認二字是望臣者甚厚以四方多難爲學問中未到事是望斯道者不輕中間恐開濫觴之弊開依附之跡語語憂深允厚卽不樂聞講學卽此

謂之學矣。除語無影響，不必言外，但所云致
兩臣各去其官，得無以過庭訓潘汝禎二人
乎。臣正求之言語文字外，臣自爲臺綱，似不
必過爲左袒也。以後先遲速之間，諸賢不安
其位，得無以張慎言、安伸二人乎。慎言介特
自持，不肯輕畱，安伸臣奇其品，彼自過激，臣
臺中資序，外人不得知，成規具在也。奴酋悔
禍則已，如不悔禍，永平薊遼間，不大作磐石
之基，臣不知所底。異日或有思臣言者，若謂

正人君子
心事豈是
小人所知

近畿開府可裁。不獨臣一人言也。至灰慷慨
言事者之心。欲借公道下石等語。臣茫然不
知所對。不知誰氏。至謂勝敗不必分。功罪不
必辨。今日正當滿眼敗局。罪當重而入者。爰
書具在。臣何輕重之與有。張居正相幼主十
年。昧人臣小心之義。取喪子亡家之禍。昔議
其非。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此心如
衡。不能爲人輕重。必欲臣出一言。爭以成已
之是。亦小之乎。眎臣而允厚。未習臣深。臣實

無此塵情也。且臣舊疏亦嘗備其才。嘉其志。後在掖垣疏中。亦言人情反覆。大學士王慎行。大爲擊節。六垣送臣文可查。臣心最虛。而平亦最恕。四十年前。本自天然。豈獨今日然哉。臣藉麗澤之益。非特燕都爲然。今白下流風。猶然四十年前餘韻。允厚父曾任比部。與臣同曹事。豈是時。幼未之聞乎。允厚謂都門不宜講學。臣聞斯言。而體認于家矣。伏乞陛下賜臣歸里。以遂臣之志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先朝遺直召用未幾紀綱重地方藉名
賢且計典在邇豈得以浮言求去還卽出供
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三疏

項臣因病再疏懇請以爲

皇上憐臣病必放臣歸矣不虞

皇上諭以大臣誼當體國豈在潔身着遵旨卽
出臣卽不肖何敢違命但臣病入膏肓有盧
扁望而却走者卽此身且不敢保又何言潔
又將以何者而體國此臣之所以懼違君命
而再三冒死以請也且臣去矣臣之一片赤
衷有不敢不爲

皇上盡言者。臣幼承庭訓。卽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卽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昔。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

立會講學。元標名世真儒。臣事之如師。凡同
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力使人人
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
河狂瀾于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
責任也。臣衙門廳道諸臣。以爲寺廟不便久
借。因捐公分建一書院。此諸臣之義舉。誠臣
之所不敢當。而臣私心。又不專爲自己講學。
若專爲自己。則何地不可講。而必于書院。原
爲臣久有去志。恐臣身一去。則此學與之俱

慮深且遠

去如壬辰以後光景。因建此以存吾道之羊。以待後之學者。使京師首善之地。永永有尊君親上之風。先臣許孚遠有云。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如此。臣卽歿有餘快。况山林乎。然營建方新。而人言再三。人之識見。原有不同。臣不復與之辨。但以臣與元標之故。而致廟堂之上。議論紛紜。則臣之心不安。臣之罪益甚。此臣之病。所以日劇日危。而不可救藥也。望

皇上憫臣病亟。卽賜罷歸。使臣得隨元標後同
出都門。臣卽旦夕填溝壑。亦無遺恨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
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附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

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勵、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回心而向道、此舉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者也。君既向學、臣獨敢自

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可弁髦經傳。而噤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群臣可不學。則牆面者何云。前代勿論。祖宗設講學之官。崇顧問之位。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

真學者之
言

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國家多
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急。臣獨以爲文事
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斥誅
伐出于帝則。誓師動衆，必以降衷，恒性爲言。
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晉之元戎，詩書禮
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竊
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群倫。左
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修，特超塵俗。其在
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案無留牘，庭有暇

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孜孜惓惓惟恐
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其
仰贊

皇上聖學之勤率臣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
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爲
皇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助
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
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臣
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亦只是學
如此數語

可抵劾之
者下言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
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
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
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再懇天恩早賜骸骨疏

左都御史

臣頃以身病乞骸蒙恩賜留總之

陛下如天之仁、不棄簪履、臣碎骨粉身、何能報稱、緣臣已老且病、口欲語而氣不暢、目欲視而神不朗、足欲行而筋不隨、外望之略似人形、臣自度非久長之器矣、人之入仕、如人飲酒、適量而止、臣官逾其涯、年過其時、不自知止、至於顛敗、傾覆累

陛下知人之哲、負

陛下隆厚之恩。是臣一人。爲縉紳辱賤不淺。臣志決矣。無能爲矣。惟

陛下赦臣死罪。矜臣昏昧。使臣得歸依丘隴。臣不勝大願。至於察事伊邇。猶非敢聞。臣原無操刀之志。卽蒙彎弓之疑。總之不善藏刀。况能游刃。臣嘗有語云。大臣青山有致。而後小臣白簡無權。若使臣寡廉鮮恥。生平講習。謂何。

官情看得
水冷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碩德名臣里居日久召用未幾何遽堅
意求去還體朕意勉爾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四疏

頃臣以講學招尤、患病請告、

皇上不厭煩聒、復蒙溫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
裁、正見平日實學、何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卽
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拜首捧讀、感激零
涕、臣卽至愚極陋、何忍孤負君恩、但臣之去、
有萬萬不可留者、憲臣鄒元標、于臣爲前輩、
臣與元標同一志向、同一學術、書問切劑、非
止一日、今幸追隨西臺、共修職業、數月以來、

臺綱方有整頓之漸。世道方有轉移之機。而不意人言至矣。講學修書院。臣與元標同事。今元標行矣。臣復何待。且臣自臥病以來。日甚一日。飲食全減。藥石罔功。倘臣旦夕不起。是進不能偕元標報國。以盡君臣之義。退又不能偕元標去國。以盡朋友之情。平日所學之謂何。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懇祈皇上俯賜慨允。使危急病臣得與元標同去。臣歿且不朽。臣感且不朽。抑臣又有說焉。二臣

去矣。但恐世之士大夫。因二臣以講學修書院去。則因噎廢食。見刑廢履。相率以講學爲諱。以修書院爲戒。使聖明之世。無端有禁學之風。則關係世道。良非淺尠。此臣所以身雖去。而心猶不安者也。望

皇上明示諸臣。以學之當講。書院之當修。無以二臣爲口實。又望

皇上益勵初心。緝熙聖學。經筵日講。無因此而少輟。將聖德與堯舜爭流。而世道與唐虞並

盛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風紀重地。馮從吾品望足任。何得託詞引
避。且使朝廷有禁學之迹。言官冒攻擊之嫌。
獨潔身名罔顧國體。豈是臣子分誼。還着遵
屢旨。卽出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直陳真情苦情懇容休致疏

左都御史

臣三疏乞歸數蒙溫綸如天如日臣何敢承
惟焚香祝謝而已除臣衰病狀前已臚列無
容再數惟是臣有真情苦情不容不暴白仁
聖之前者臣當

神宗初年同被譴者六七十人獨臣不歿已爲過
望回首故交神骨淒清不知止而戀戀名場
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惟臣爲政尚書
王紀以清直法臣策蹇而去臣猶然不加譴

責非法之平也。昔言

光祖朝事。臣與孫慎行後先有疏。慎行以明德
耆儒而去。臣不見機明決。非臣之福也。臣可
歸矣。原是青山之骨。行付青山而藏。惟

陛下成臣末路。以不愧士大夫爲幸。方具疏間。
又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
必分明。語爲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
官。見臣。臣卽語之曰。往事再勿提。渠曰。是非
却要說明。臣語之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

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不謂臣欲效他山之石。竟違浚恒之戒。臣之過矣。省臣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夫子語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謂熊廷弼失封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卽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酖毒爲

肯予芝岡
獨成奸人
之願足矣

續忠介公奏疏

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死。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累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

皇上初登寶極。才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末後語可繹也。臣按孟氏此章。始卽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節節發揮不忍之實。欲人人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之意。是非之心。從惻隱中帶來。

而下章再揭矢人函人之語。臣願爲函人。毋爲矢人。臣未嘗不遵孟氏之旨。至於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賢決囚言路等事。非有他語。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間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

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旌其昔勞。正是勸今。日生者。後來者。俱被殊典。而獨靳居正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臣弱冠而忝冒虛名。退處而深自懺悔。知浮名能滅道緣。深心內省。知聖人之道。悉具于易。每讀易乾坤二卦。乾卽曰資始。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坤卽曰資生。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洗心藏密語。目

爲之朗。心爲之清。神爲之怡。手爲之舞。足爲
之路。知繼往開來。舍此別無學術。安身立命。
舍此別無根宗。報國承家。舍此別無箕裘。故
臣自入朝來。知

冲聖在上。大敵在門。不敢一毫從名根起念。傷
國家元氣。墮然處萬物之下。數十年所學與
講者。如是而已。省臣言及。敬以質復。省臣言
此必有見。亦不敢以浮答。臣惟國家設言官。
法至善也。先是寥寥數人。真可寒心。今濟濟

庸人易知
惟爲大賢
固難測識
亦無怪邪
與治之曉
曉也

百餘當憂其盛言出乎身加乎民夫安得不
兢兢也論事難知人尤難夫人有可以識量
測者有不可以識量測者可識量測者不過
從軀殼起念不可以識量測者不從名相起
念嗟乎此可易語哉休復之吉愚臣永拜言
臣之賜無易繇言言臣亦當鑒愚臣之悃矣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平正所奏陳前事知道
了老成進退世道有關還望卿勉留卽出視

事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又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卽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畱而止、

所以不容
鄙公者非
爲講學蓋
欲媚璫矣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辨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
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
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亦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提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
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消除者，何其言之偶中乎。

天啓二年十月 日

五懇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乞身至再至四而

聖恩愈隆愈重。臣萬歎何忍言去。臣有犬馬宿病。與年俱增。苟可獵榮。誰肯捐棄。顧影自憐。不容一日畱者。臣與刑部左侍郎嚴一鵬。同丁丑而進。與光祿卿許維新。同辛亥而生。二臣皆得徼隆恩。體其至情。賜之歸息。臣與二臣似不宜有異同也。臣查先朝諸大臣。請不過一疏二疏。卽允其歸。此以廉恥之道待臣。

工。臣子亦以勿欺之義告君父。歷朝事體。猶可想見。其後請者與留者。姑請之。而姑留之。恬不爲怪。是下不以誠事上。而上過厚也。非國家維世激俗之意矣。臣謹移家出城封印。貯廳事外。再九拜以懇。雨雪飄搖。路行甚難。不勝盼望。疏完始得覩郭允厚又疏。前皆隱語。臣未盡知。今始知所謂問家世語者。謂佟卜年等獄耳。佟卜年的係奸細。亦當覈其宗派。方能坐以重罪。卽極詳審。猶恐踈略。似不

足爲臣過也。至于彌陀等語。蓋是日有僧本善。重夾數次。流血兩足。臣語之曰。自投網羅。空念彌陀。記事者誤聽之。而妄傳之。三法司諸臣具在。可問也。臣審大獄。與先任尚書王紀。凡數次。俱幸無罪。獨是獄。臣互相商確。不覺重複。蓋旣下三法司。臣一法司之長。又官刑部。後先五年。粗知事例。獨不使臣一言乎。臣不識風浪。妄爲亭疑。臣過何辭。水戶一事。蓋緣初失廣寧時。都城擾攘。巡城下檄。逐諸

水戶。臣原未有疏。省臣查之。各水戶聚族數百人。訴都察院門首曰。民等劓土剪茅。聚廬而處。數十年。無事則應差。有事則前驅。若一而逐。必至流移。無室無家。號跳叫嘯。總是一歎。臣語之曰。此必有處。入商之閣部大臣。僉云。仍之便。臣卽傳司廳。語五城。仍之爲妥。蓋亦諸臣持危治亂深思。頃刻間。便各坊聚至七千金。請人居間。卽

皇上未必能得之。有毫私而以情居間者。來與

惟其肯行
故肯言公
胡不察其
人

聽者皆水戶也。都門訛言朝夕互變。或有欲藉此攫水戶者。故深恨爲此言乎。在衙門非私寓也。揖讓豪傑等語。允厚肯言之行之。臣亦然矣。不然。縉紳自有體也。可以理信矣。書院減價。與大石窩事。臣一切不聞。省臣謂臣學入於玄釋。玄釋臣所不棄。而旨則異。臣之學在生生。而釋則無生。玄之學意在長生。臣之學在無忝所生。臣學四十餘年。良朋勝友亦儘有志。實無所得。不過一腐儒耳。且知學

欲窮性命之微。非學一先生言所能了。先臣
王守仁詩云。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
陶漁。陳獻章詩亦云。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
寧非巨眼人。二大儒亦嘗從此而入。世亦以
佛學目之。不但二儒。宋之陸九淵。楊簡。來此
議於宗矣。聖學有門。有堂。有室。有與。及堂而
後知門外之曠也。及室而後知堂之淺也。及
與。忘其門與堂與室矣。世有嘉穀。弗食。弗知
其美也。夫世間之事。皆可以意氣承當。語言

測度意識揣摩。惟斯學非更數十年未易輕言。允厚覩臣書。儒乎。釋乎。玄乎。爲醇爲駁。世必有知者。世路榮華。爍火電光。大都一時難盡。俟之千百世可知。臣行矣。望煙波釣艇。以老以歿。無庸寘臣於叢棘矣。至於上恩未報萬一。則實歿不瞑目也。

天啓二年 奉

聖旨從來君子難進易退。但卿大臣誼豈忽然。且入言意不在學。又何必以所學與質仁賢。

去國世道隱憂此朕惓惓留卿本念還着司
務等宣諭卿其幡然留行用副朕延佇至意
該部知道

萬分苦情再乞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以本月十三日五疏乞身拱俟至今未得奉旨臣誼當久待顧臣風燭之年而屢請不遂。心情狼狽兼之室家已移院印已交無復能一朝居者。

陛下肯賜一日是臣一日之生也。臣惓惓上聞陛下如天之仁何所不覆如日之炤何所不臨不然恐長士夫頑鈍之漸開奸雄窺矚之端是以臣一事作之備也。惟

舞忠介公奏疏
陛下速賜俞允。不勝顙懼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名賢表率群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馳驛回藉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懷該部知道

謝辭疏

左都御史

臣於二十日具疏六懇天恩蚤賜生還欽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
率群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
馳驛回籍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
懷該部知道欽此臣田野腐流草茅末品雖
涇涇有志徒碌碌無庸非薄世塗自安固陋
宮端何地保輔何官非碩德名儒未易輕冒
惟真修實學始足克承臣立朝方懷不忠之

悚、豈歸田乃叨踰分之榮、在

皇上過施、敝帷之仁、在微臣當知盈滿之戒、拜
命心戰、望闕魂搖、謹三肅叩辭、除馳驛恭領
慈仁外、伏乞收回前項官保成命、庶愚分獲
安、愚心不愧、當與田叟野老、時時祝聖壽無
疆矣、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朕優禮老成、加秩已有成命、卿宜祇受、勿
辭、該部知道、

去國陳悃疏 左都御史

臣一介書生。三朝豢養。犬馬無知。猶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君。臣欲望闕叩首行矣。思今國家大事。惟北憂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先定守之一局。夫粟不可支十年。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卽恢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固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鎮。戚

此時真正
可守

大病根也

信然

繼光諸壘亟當修補。品字田形當亟議行。無
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於李成梁。成梁
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
家家萬戶侯者數人。奴酋不解之。讎絲於殺。
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且一鎮之內。絃管四
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狙詐。奈之
何。天不厭其地。而使之淪於夷也。次壞於高
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
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遴才而畀。近皆半

欲媚朝貴
非人參貂
皮不滿其
欲安得不
取但不知
以遼與奴
實始此也
可惜可惜

門生故吏欲使之橫貴而諸鎮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界奴酋矣至今言之可爲髮豎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蜀。蘭酋之逞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蜀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黔爭。養如驕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嘗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勘居間者。利其

字字真事
事實

賄。勸。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鬪。爾。
安。茵。鑒。彼。覆。徹。原。蓄。異。志。貪。夫。囚。其。襲。替。而。
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臣。料。此。茵。必。
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頭。目。
人。皆。有。心。間。而。攜。之。從。中。爲。應。必。敗。者。二。我。
雖。無。餉。楚。蜀。與。滇。猶。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
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有。制。
彼。茵。衆。自。綿。被。斗。櫓。外。一。鼓。而。竭。望。巖。以。奔。
能。善。招。之。必。爲。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

談苗事如
淮陰用兵
出入變化
俱在指掌
蓋公成夜
郎時於深

林密箚中
籌之者久
所以確有
定見

深得用人
之道

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
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
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
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
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其
難三。將材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皆
異材也。新發於硯。尚屬朝氣。在當事。進而馭
之耳。用之於試。不如用之於習。四川左布政
林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鎮撫蜀。原任巡

撫朱燮元。卽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奢
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原巡按貴州。楊
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諳若指掌。可借箸
也。又如原任尚寶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
知府黃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
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貧極矣。民望久
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
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議處。但可爲民拯水。

火之厄不必究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卽位未幾黃河澄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頃山東亂糧艘難
度天雨半月賊窘嶧山饑歿者半天助順者
二今年穀豐登民獲有秋天助順者三雖各
處有盜賊之傲然

世宗初年亦始於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
告今日時勢與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天地祖宗之身。山河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身要矣。寡欲先焉。寡欲則精自充。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瓜一果。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亦不敢賤惡其身。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卽此是精一。卽此是克。

復帝王大經大法。卽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內帑時發。臣不爲

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民散之旨。臣語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漂屋蕩舍。民惡得不散。水之散也。民始鬪土剪茅以居。惡得不聚。神宗拮据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爲兵事散盡。奸賊騙盡。此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况居九五之

尊。順天應人之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公一生愛惜人才，孜孜不倦，至此畢竟寫出可見老成用心之厚。

陛下試詰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同異見，不作人。

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
左。嗾。而。右。使。曾。不。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
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各。行。所。
知。以。不。負。所。學。非。國。之。幸。也。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朝。端。享。清。淨。之。
福。不。難。矣。年。來。一。種。萎。靡。退。託。之。氣。急。宜。整。
頓。如。諸。臣。建。一。議。奉。旨。必。行。矣。顧。得。旨。未。必。
速。抄。也。抄。而。未。必。卽。行。也。行。而。未。必。卽。復。也。
日。捱。一。日。年。捱。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口。角。上。

談過繇上無責寔之令、故下多因仍之習、臣
愚謂一科宜管二月、自正月至二月、以吏科
始、凡奉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
事例、一冊送閣、一冊留科、至雙月終、科臣已
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旨上裁、六科總一考
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着實、不托之
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爲
國家真心、卽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多怨
亦多、千年萬載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

孤臣去國
以人事君

其千百載下。自有亮之者。不必避也。起廢諸
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拘資格。山林久滯者。
亦當念其衰遲。公事見逐。如熊德陽等。亦當
早爲牽復。以天下人才。襄天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覩堯天
舜日之盛。生固榮。臣歿亦榮。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附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頃者南吏部尚書、北戶部侍郎等官員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左都御史等官。鄒元標、鄭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

皇祖五年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

高邑此疏
爲吉水復
開生面此
正不用之
爲真用也

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
俞旨。以

皇上知人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
未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
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
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
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此等皆
今人之所不能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
其裨益朝政多矣。以元標之賢而

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廷。
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
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

天啓四年二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終